

寻访万年稻源

赵丽宏



出土的夹炭陶中的稻谷遗存，有人工栽培的特征。这些稻谷，可能已不完全是荒原中的野生植物，而是经过了人类的驯化和培植，正逐渐化为大地上的农作物，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。

蒋乐平说：“考古行为的奇特之处，就是将古人做过的事情重新做一遍，但当这个古人是一位改变历史的巨人，那你是否也有可能化身为巨人？”种植水稻的上山古人，都是最普通的凡人，但他们的劳作，却深刻影响着文明的进程。考古学家也是普通人，当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打开远古之门，解开历史的谜团时，他们也和那些古人融为一体，让人类更清晰地回溯自己的来路。蒋乐平有一双敏锐的眼睛，有丰富的想象力，也有不辞辛劳的行动力。山野的阳光和风霜，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。这二十多年来，他和他的同事们走遍浙江的山水大地，锲而不舍地寻找先人的足迹。而浦江的上山遗址，是他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的幸遇之地。他在浦江跋山涉水，在上山寻寻觅觅时，感觉和这片土地上的先人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心灵默契。曾经被很多人忽略的器物 and 迹象，进入他的视野之后便燃起耀眼的火花，指引着他追根溯源，走向历史的深处。

一个残缺的大口陶盆，一颗小小

的稻粒，一块磨盘，一根石棒，一个被揭示的古人村落遗址，成为考古的钥匙，历史之门由此被打开，埋藏多年的秘密被发现。上山遗址的发现，印证着先民万年前的智慧和勤劳。在和自然的相处中，我们的祖先不断探索着求生之道，探索着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。上山遗址，是人类走向文明道路上的一个深深的脚印。

在浦江，已经建起了一个造型质朴却内涵丰富的上山遗址博物馆。博物馆坐落在一大片稻田之中，主体是两栋类似茅屋的简朴建筑。当年的考古现场，被保留在博物馆的大厅里。浦江的朋友们陪着我参观，一路介绍着，如数家珍。在这里，能看到上山人用过的各种陶器，有大口陶盆，还有陶罐。大大小小的陶罐上，可以依稀看到神秘的图案，那是一些排列整齐的点，是一些寄托着飞扬神思的线条。还有石头做成的工具，磨盘、石球、石刀、石锤、石磨。而博物馆的中心焦点，是那颗黑色稻粒。在射灯的映照下，小小的万年古稻熠熠闪亮，如钻石，如乌金，牵动着参观者的思绪，让人的联想穿越时空，飞向遥远的古代。

上山遗址博物馆门口，有袁隆平的题词：“万年上山，世界稻源。”上山遗址的重大发现，使这位被誉为“世界杂交水稻之父”的科学家深感欣喜，于是挥笔写下这八个字。

好树如诗

王剑冰

雄浑的史诗与思想陪伴它。

仰望这棵老银杏，它是沂蒙的映衬，是日照的地标。鸟儿们飞过蓝天，到这里会猛然惊讶，或停留，或绕过，或再努力一把，让翅膀越过它的辽阔。

伴随着金黄色的钟声，落叶像鸟儿一般纷飞。落下的一地，仿佛鲲鹏巨大羽翼的倒影。

许是气息相通，以《文心雕龙》名世的刘勰将住所安在近旁。刘勰在树下读书，在树下徜徉。他吸收了树的精髓，树也带有了他的气息。

老银杏树，只能看清楚下面一柱躯干，上面已分不出哪些是干哪些是枝。那些枝干互绕，横出旁逸，交错纵横，完全一座层峦叠嶂的奇峰。风吹过来，树浪推涌，叶片翻飞，其声萧萧，不禁让人想起那波涛起伏的大海。

老银杏树飘散的种子，落得哪里都是。在上面的庭院里，便有一棵自唐代长起，已经气势非凡。还有一些，在它的怀里长出，成为它的亲密的依偎。

仰头望着老银杏树的时候，甚至会生出某种错觉，似乎它已不是一棵树，而老成了一座仍在生长的文物。老银杏树，不光是树的老祖，也是生命的启示。从一粒种子开始，它时时能听见自己体内崩裂的脆响。它怀抱着热情与自信，不断生发出葱绿的叶片。它活的是身体，长的是精神。没有所求，没有所取，风雨雷电，春华秋实。何时掉一枝就掉一枝，劈一块就劈一块，该长还长，该蔓还蔓，展现着无穷的力量，蓬勃的生机。

一股云气浮来，氤氲在老银杏的四周，远看，似是从它的身上腾起。

现在，走来一群孩子，有序地站在

正是晚秋时分，风中已有寒意。但上山博物馆周围的一大片稻海，却在天地间蔓延着耀眼的金黄。沉甸甸的稻穗在风中点头，那是沉浸于丰收欢悦的微笑。稻田中，我看到一些装束简朴的农民在劳作，有人在车水，有人在弯腰收割，也有人牵着牛走在田间。走近细看，原来是一组组不动的雕塑。这也是博物馆的一部分。浦江友人笑着对我说：“在这里散步，你可以想象，时光仿佛又回到了一万年前。”

视线越过上山的稻田，可以看到地平线上逶迤起伏的山影，这是浦江的仙华山。浦江友人告诉我，在仙华山上，有一些神奇的岩石，上面有远古的神秘雕刻，这些岩雕的年代和成因，至今仍是谜。离开上山遗址，浦江友人带我上了仙华山。在苍茫暮色中，我看到了那些隐匿在荒草中的神奇岩石。岩石上的浮雕，不是文字，也不是具体的物象，而是一些奇怪的符号，如一个个圆睁着或者微阖着的巨眼。神秘的眼神中，有惊奇，有诘问，有沉思，有疑惑。无论是烈日当头，还是夜色弥漫，无论是冰雪覆盖，还是风雨交加，这些眼睛永远在石头上睁着，默默遥望着无垠的苍穹。我想，这些浮雕，会不会和驯化了野生稻的上山人有着某种关联？相信我们的考古学家终有解密的一天。

树下，高声朗诵：岁有其物，物有其容；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……这是从小就受到大树与文心熏陶的孩子。

钟声再次响起。金黄的叶片还在慢镜头一般地落着，像雨，也像羽，每一片都带着安详的光芒。地上的叶子越来越多，风吹过，翻涌着发出海浪一般的声响。

老银杏树，它还会存在多久？没有人知道，或许会到地老天荒。在它的不远处，有一堆老藤，老藤将一棵树缠住，又将另一棵树缠住，却没能缠住老银杏树，只是以自己的腾挪翻卷，衬托着它，仰视着它。

片片下落的叶子，闪亮在一级级下山的台阶上。

再次回首，望向那蓬辉煌，我不能将它看完全。它那豪放如鹏的格局，像一首大气磅礴的诗篇，吟唱在我的心间。

清晨，当村子里响起公鸡的打鸣声，吉俄拉且便会和往常一样，一下子从床上翻身起来。他打开大门，湿润的风扑面而来，空气中有淡淡的桂花香味。就在头一天，他看到院墙边的几棵金桂上密密的花蕾，没想到，一夜之间，它们全都开了。拉且的鼻子使劲嗅了嗅，闭上眼睛，静静地享受着这沁人心脾的浓浓香气，也享受着一天里难得的短暂闲暇。天一放亮，他就要和几个老乡一起上山挖电线杆窝子。村里正在进行农网改造，作为兴业乡高桥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，他被安排进了工程队，每天有一百三四十元的收入。

拉且的家，在四川雅安市天全县兴业乡高桥村八组。三间木房坐北向南一字排开，东西两侧，还竖向加盖了一间厢房。东侧的厢房向前延伸，刚好多出一间来。拉且把这一间隔成两个房间，一间用于洗漱，一间安装了抽水马桶，还装上了电热水器。忙碌一天的拉且回家，可以在那里冲一个痛快热水澡。水泥打好的院坝，平整，干净。院坝的南侧，火砖镂空堆砌出八十厘米高的院墙，院墙外的空地，是拉且背土铺成的菜地。栽什么种什么，全是妻子在打理。这个季节，辣椒挂满了枝头，茄苗上吊着酱紫的茄子，翠绿的香葱顶着细小的露珠，绿的嫩绿，红的火红。

拉且拿起扫把，开始打扫院子。“唰唰——”扫把在水泥地上均匀划过。除了几片夜里被风刮下的土耳其瓜叶，水泥地面上什么也没有。但拉且依然很认真地清扫，这是他每天必修的功课。

拉且不是高桥本地人，他的老家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则祖乡三家寨村。拉且十五岁时开始学木匠活，学徒期满就开始做家具挣钱。赚钱结婚成家，两个孩子相继出生，拉且家的土房子显得越发逼仄。有一年夏季，暴雨如注，泥石流冲毁了他家的半边土房，幸好当时妻子正住在岳母家。目睹辛辛苦苦垒起来的房子变成“废墟”，拉且的心都碎了。从此，能拥有一套牢固安全的房子，成了他的梦想。当然，他很清楚，单靠自己做木匠的微薄收入，根本无法在高山上建起牢固的房子。无奈之下，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——举家搬迁。

踏着同乡的足迹，拉且拖家带口，来到高桥村，举债买下了一所旧房子。安置好妻子儿女，拉且便外出务工。从成都到甘孜，从福建到新疆，一年四季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奔西跑。三年后，他终于还清了所有的欠账。但那所旧房子久未修葺的现状，依旧让他放不下心。有一天，拉且发现，村子里多了几个陌生人。只见他们拿着一卷厚厚的图纸，一户户走到和他一样的自主搬迁户家中，一边用卷尺量，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，还不时和村干部讨论着什么。慢慢地，拉且听出来了他们的意思，原来是要对这里的房屋进行改造。

第二天，县扶贫开发局的帮扶干部亲自上门找到他，问他家愿不愿意参加旧房改造时，拉且意识到，这样的好事真的有自己一份。“愿意愿意！”他激动地告诉来人。“愿意的话，乡上将统一对贫困户的房屋进行改造，只是，你自己也得准备点钱哦。”拉且使劲点头。但当拉且回到家，把这番话告诉妻子，妻子却不无忧虑地说：

吉俄拉且的房子

刘乾能

“政府已经给我安排了公益性岗位，还能再给我们出多少钱修房子呢？需要我们自己出的那部分，家里能凑出来吗？”拉且听了，心里又空落落的没了底。

拉且和妻子没有想到，乡上组织的施工队第二天就到家了。放线，打桩，备料，开工，一切都在井然有序中推进。看着不断变化的房屋，拉且心里像是灌了蜜。看着施工员手中的图纸，拉且的眼神里充满了好奇。“这里是厨房，这里将新修一间洗漱室，这间是你们的卫生间，这间是客厅，这间是卧室，楼上的房屋，是孩子们的住处……”施工人员的一番解释，说得拉且热泪盈眶：自己竟然能够住上这样考究的房子！

一个月后，改造工程全面完工。楼上的栏杆立起来了，房屋墙底的瓷砖贴好了，屋檐下的排水沟修好了，就连院坝边的围墙，也全都垒砌好了。而完工后的详细账单，更是让拉且原本皱紧的眉头一下子舒展开来。“政府补助了三万多元，我家总共才出了一万多点。”看着眼前整修一新的房子，拉且笑得合不拢嘴。

搬家那天，拉且把自己亲手打制的电视柜摆在堂屋正中间。电视柜的正面木板上，拉且用黄白相间的颜色，勾勒出线条简洁的几何图案。我问他，那些图案是什么意思。他说，那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大凉山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大地